

## 【生活直击】

□刘玉堂

## 冷落与不冷落

签名售书,是一种发行方式、商业行为,说到底就是利用作家的影响,多卖点书。还有什么?最近一次签名售书时,一位书店的负责同志告诉我,主要还是集聚点人气儿,就像酒店办婚宴,其实利润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但还是愿意搞,为的就是集聚点人气儿、喜气儿一样。

我参加过几次签名售书。一次是和省外的韩少功、李锐、方方,省内的张炜等一起为一套文丛,在省内几个地区的书店巡回签售。在省城的一家书店签售快接近尾声时,一记者窜进来,从我开始挨个问,为何作家签名售书不如歌星或主持人签售火爆?前些天××来签售,买书的队伍排出一百多米去。我当即告诉他,读者跟追星族或狂热的气功练习者一样吗?你若发消息,一定要有分析,不要故作惊人之语好吗?之后,他接着问了其他几位作家同样的问题,也都得到了几乎同样的回答。可第二天,该记者还是在本报发了《作家签名售书受冷遇》的消息,一时全国三十多家报纸转载。

看到这条消息,作为省内的作家,脸上甚无光;省外的作家却不以为然。韩少功说,我没觉得受冷遇呀,山东人很热情呀,签售40分钟,签出170

## 签名售书二三事

签售之后的几天里,我就一直这么感动着,也感慨着。同时也就想到,以后的书籍恐怕是要逐步走入收藏,也更加礼品化了。

多套去,每套6本,怎么是受冷遇?相反,我还觉得山东人有学问、爱读书,买书很踊跃哩!

其他作家也都表示了同样的意思。其中一位作家就说,现在你只要说作家受冷遇或穷得要了饭,绝对会有好多媒体转载,完全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你要说哪本书受热捧,他们就不吭声了。

众人哈哈一笑,顿觉小事一桩,过去了。

## 与电影明星一起签售

上世纪末,号称全省最大的青岛图书大厦开业的时候,我应邀去为我的一套新乡土小说自选集签售。去了才知道,与我同时签售的,还有一位著名的影星。该影星是我少年时崇拜的偶像,曾被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称为最漂亮的两个女演员之一,而另一位是红线女。

如此一来,我压力大了。我寻思,该影星如此漂亮,又如此著名,她若签售,绝对火爆。我与她一起签售,不是相形见绌、自取其辱吗?可要打退堂鼓又显得畏缩和小家子气,遂硬着头皮上了。

回到房间,我即给在当地某单位做领导工作的战友打了个电话,将如上形势如实一说,他立马表态道:你放心吧,你明天签售时,我赶过去陪你签,一套3本不是吗?那

我先要50套,到时绝不让你闲着,你只要不闲着,就不会尴尬了吧?

心里有底,一夜无梦。第二天上午签售时,我那身高体壮的战友如约而至,一去就坐到了我旁边。服务员要给我递书,他说,不用,我来!两行队伍,缓慢前行,而我面前的队伍行进得稍稍慢一些,因一套3本,每本都要签,故而显得格外忙,搬出来的书也格外多。有一位青岛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可惜我将他的名字忘记了)还一下要了15套。我一边签着,一边扭头看了看对方那边的情况,因她只签一本,显得稍稍轻闲些,再就是跟她合影的多,买她书的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多,那么火爆。

签了个把小时,我战友要的那50套,还基本没签,我心里一下放松了。

签售过后,我战友说,我一直盯着她那边呢,我感觉咱签的至少比她多三分之一,一个过气儿了的影星,你怕什么呀?人们买书还是更看重书本身的内容和质量吧?这点自信你应该有啊!我遂心里热热的,并甚以为然。

## 走入收藏,礼品化

最近一次应邀签售那天正是父亲节,举办方也打出了

“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的招牌。我在签名的时候就发现,几乎所有的购书者,手里都拿着两本以上的书等待签名——当然就是送给父亲或爷爷的。

还有不下十个老太太,手里也拿着两本以上的书,除了自己要一本之外,另外的一本是送给孙子或外孙的。我问其中的一个老太太,你孙子多大了?她嘿嘿着说,两岁!而另一个老太太的外孙女只有四个月,也要我签上那孩子的名字。我心里真的是既感动又感慨,统统给他们签了“××从小爱读书”的字样。

她们的第三代一个两岁,一个只有四个月,先给他们买了书放着,等他们长大了,能看懂这本书的时候,至少得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了吧?那时这些老太太在哪里呢?当孩子们拿到及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呢?签售之后的几天里,我就一直这么感动着,也感慨着。同时也就想到,以后的书籍恐怕是要逐步走入收藏,也更加礼品化了。

我的这本书倒是有一定的收藏性,因为是介绍地方戏的书,而当下仅从剧种而言,山东原有的26种地方戏已经消失或消亡一半以上了,我出这本书的动机,就是为了逐渐消失的纪念。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到林芝走下飞机,巴桑已经手捧哈达在候机厅迎接我们了。他是我们此次山东作家交流采风的随行导游,也是我们进入西藏正式接触的第一位藏胞。

他坐在我前排。我与他攀谈起来,了解了他的大致情况。他今年31岁,19岁考入西藏大学历史系,攻读佛教研究专业,会说藏、汉、尼泊尔、德语。他毕业后先是在毗邻尼泊尔的扎木口岸做翻译,后转行干导游,至今快6年了。每年4至10月份,是他最忙碌的时候,他接团队,也带中外散客,足迹遍及川藏沿线。11月到次年的3月,西藏进入冬天,游客稀少,他无事可做,就待在家里,陪伴阿妈、妻子和女儿。他早年丧父,阿妈一人含辛茹苦地拉扯大了他兄妹三人。他的妻子来自日喀则,负责在家中照顾阿妈和女儿。他的女儿叫格桑次仁(意为“幸福宝贝”),刚满5岁,女儿满月后就被他们背去了寺庙。他们一家每天都要做祷告,早餐必定以糌粑和酥油茶为主。

听了这些,我基本可以判断他是一个继承了藏族传统文化、有自己坚定的宗教信仰、保持着较为纯粹的藏式生活习惯的藏胞。

现在想起巴桑,有两件事叫我印象深刻,一件是我们翻越5013米的米拉山口后,本想在

## 【简看西藏】

## 巴桑与多吉

□简默

沿途半山坡上的一户游牧藏胞家中做次家访。待我们下了车,了解到这户藏胞家中只有一位老阿妈领着三个孩子,她的儿子和儿媳都去放牧了。我们不便打扰,失望地转身离开时,一条大黑狗狂吠着凶狠地扑了上来,同行的一位作家慌忙上车躲避,不小心腿撞上了车门。这时巴桑冲着那狗用藏语怒吼了一声,它仿佛听得懂似的,乖乖地止步,夹尾退回了。还有一件是我们从拉萨驱车游览完纳木错返回途中,在一个小镇停车如厕,我看到公路边卧着两头披红挂绿的白牦牛,顺手端起相机对准它们拍了一张。不料恰好中了个别藏胞布下的“陷阱”,先是一个藏族少年从斜刺里冲了出来,说我拍了他的牛,向我索要钱,紧接着几个藏族青年也蜂拥上来,异口同声地帮那少年要钱。我一贯讨厌这类挖空心思地布好“饵料”,躲在旁边专等游人上钩的“陷阱”,如果想收钱,就该立一块牌子在牦牛身旁,上面书以明码标价,愿拍者交钱拍照,如此以牛为“饵”设下“陷阱”,实在有欺骗和讹诈之嫌。我一边和他们理论,一边退上了车。他们不甘心,要上车找我。巴桑起身用藏语说了句话,他们放弃了上车,又去守望下一个目标了。至于巴桑跟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一直没问他,也许就是规劝之类的。

通过这两件事,我总结出,巴桑虽然像我们一样说汉语,也吃汉饭,但他的本质仍旧属于他的民族、他的宗教、他的文化。在西藏广袤的大地上,这种宗教和文化上的归属与认同,让他无论到哪儿都能够像纳木错中一尾自由的鱼儿,欢畅地游弋在人群中,即使是面对一条陌生的狗。

在纳木错畔,巴桑陪着我一个人“转湖”,我问他:你怎么不再要一个男孩?他腼腆地笑了,露出一口白如瓷片的牙齿,告诉我的爱人已经怀孕了,很快就要生了,他希望是个男孩。不少藏胞家庭像汉族一样,也喜欢并盼望着男孩,这从他们给自己女儿起的名字中就能反映出来,譬如许多女性的名字中都有“普赤”,意为“招弟”。

在以盛产土豆而著称的南木林县艾玛乡山巴村,我们进村访问了一户藏胞。抬头便看到她家的门头上摆着三副牦牛头骨,进入宽敞的院内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楼房,楼下喂着牲口,楼上住人。沿着楼梯上去,迎面是一台展开两片光板的太阳能灶,灶头上坐着烧得漆黑的水壶;织了半匹布的老式木制织布机,机旁散乱地丢着梭子。进屋是传统的藏式橱柜,看上去古旧的盛酥油茶的器皿,藏文报纸上晾晒着奶渣。家中只有婆媳俩,男主人去拉萨卖土豆了。老阿妈进进出出忙碌着,一会儿为我们捧上了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在南木林县电视台藏族女记者的翻译下,我们了解了她们和村里其他人的生活情况,她们生活得还不错,在村里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馀的中不溜户。在家中,在屋外的阳台上,与我们逐一合影,红彤彤的脸上挂着幸福的笑意,这是一种不装不做的笑,是从内心开出的格桑花。

送我们出门时,卧在一旁的狗猛地起身,扑上来冲着我们吼叫,她一个箭步上前,挡在了狗的前面。她是怕狗伤害到我们,挺身而出替我们挡住了狗。

我们浑身温暖地记住了这个难忘的细节,记住了她善良柔软的心灵,也记住了她的名字:多吉普赤。

(本文作者为青年散文家)

## 【域外走笔】

□肖复兴

## 从荒原小木屋走来

如果真的有美国故事的话,那么这个故事既传奇又平凡。传奇在于它能够让一个从荒原小木屋中走出来的人成为总统,平凡在于它确实确实是一个平凡人的故事。



我想起北大荒,那里也叫做农场,大概是一个意思,因为都是荒原。林肯小时候和父亲一起成为这里最早的垦荒者。博物馆里有电影放映厅,循环播放着电影,告诉人们林肯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开荒,播种玉米和南瓜,下河捉鱼,和母亲一起看家里的一本破旧的圣经。可以说,林肯是一个贫穷农民的孩子,他只上过两年的学,以后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律师、一名议员,一直到成为美国的国家总统。林肯是美国梦具体而形象的化身和象征。所以,在美国历届总统中,没有一位能够如林肯一样赢得美国人民由衷的热爱和尊敬。记得在林肯诞辰200周年纪念会上,奥巴马演讲时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是他让我的故事成为可能,是他让美国故事成为可能。”

如果真的有美国故事的话,那么这个故事既传奇又平凡。传奇在于它能够让一个从荒原小木屋中走出来的人成为总统,这在讲究出身和血统的所谓官二代、富二代的传统社会中是不可

想象的;平凡在于它确实确实是一个平凡人的故事,只不过这个平凡人结束了南北战争,废除了蓄奴制,让平等、民主、自由的梦想成为现实。

在展览大厅的门口,立有一尊林肯一家四人的铜像。母亲英俊,父亲挺拔,融有对那一代垦荒者的尊敬和想象。姐姐的小手让父亲牵着,林肯在母亲的怀中扭过头去,只留下一个背影。而在铜像的另一侧,则是占据半面墙的林肯总统的标准像,两者成对角线的位置相互遥望,构成了既是历史又是人生的叙事链条,非常有意思,耐人寻味。

更耐人寻味的是林肯纪念馆。沿着博物馆后面的木栈道,穿过林荫和草坪,可以到达纪念馆的后面。后面很漂亮,橡树和板栗树,树冠硕大如伞;草坪平整如毯,一直通向远方的山坡,林肯

降生的小木屋就在山坡上面。

大理石建造的纪念馆里,泥土地面,别无他物,只有一座小木屋,一窗一门,是林肯降生的小木屋的复制。如此朴素,又如此别致,在别处大多立有雕像和水晶棺椁的伟人纪念馆里从未见过。不知道是什么人的构想,这个构想,突出了小木屋,突出了林肯的故事的源头,突出了美国梦想的精神。它让我想起展览大厅前林肯一家四口的铜像和林肯总统标准像的呼应,大理石的纪念馆和小木屋也是一种呼应,它告诉人们,伟大的林肯,其实也是从小木屋走出来的。

纪念馆有16根罗马圆柱,四围有16扇窗户,天花板上有16个花环,都象征着林肯是美国第16届总统。从前面走下去,有56阶台阶,象征着林肯只活了56岁。下得最后一个台阶,往右一转,便是那汪泉水。如今,周围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唯一没变的,只有这汪清泉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世上毕竟还是有亘古未变的恒定的东西存在。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